

綱鑑合編

第一冊



綱
鑑
合
編

袁了凡
王鳳洲 著

北京市中國書局

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纲鉴合编 (全四册)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大中印刷厂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

定价：10.50元

袁王綱鑑合編增訂序

袁王綱鑑爲吾國史書之一史者所以紀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
校其總成績而資其鑑戒爲吾人不可不讀之書此學者所公認也然欲
取而徧讀之則我國浩如煙海之史書如二十四史九通五紀事本末以
及其他雜史別史不下數萬卷童而習焉白首未能盡在昔學者猶苦其
難况今日百科並進安有餘力以究全史此又學者所共知也往者^猶在
上海東吳明強各中學忝任講席垂十數年於歷史一科每多困難蓋各
校所沿用之歷史教本或講義非廓落大言卽零星短帙舉一漏萬開卷
茫然學者苦之教者亦竭蹶而無補於事心竊痛之久欲編一善本以爲
學者課餘之助而人事牽率卒卒未有所間壬戌秋世界書局主人以袁
王綱鑑合編屬^修修訂因念編撰之事革不如因袁王綱鑑合涑水考亭
兩家之書而冠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源之外紀另以元明各鑑史續之
編年紀事有綱有目有鑑且搜集漢唐以來百數十名家之論撰作爲批
註上下數千年家國興亡政治得失文化演進制度沿革均瞭如指掌誠
研究史學者不可不備之書也顧是書成於明清之間承專制之積弊其

內容與今日民主時代國民之需求似略有刺謬爰集各家刊本比合異同芟其膚詞存其要義簡其撰述詳其考證舉一切無關史學之正軌者本中正不阿之態度廓而清之而一以人類生活之演進爲歸使讀者開卷卽能了然於吾國數千年來民族進化之軌跡與夫團體生活之狀態因流而溯源據往以推來亦古今得失之林也昔人有言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莘莘學子得此編而觀摩探索之或亦免盲瞽之譖也乎

民國十二年癸丑十月十六日鹽城印鷺章

原序一

居恆每謂域中有三大天大道大史大史蓋乘天之運秉道之公維持名教於無窮玉侯卿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與萬世共觀之法戒凜如有袞鉞乎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凡辨法者攷焉萬民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王不得與目典制抑何其隆重哉周中葉失官列國亦各有史不統於一孔子乃因魯史修春秋於平王己未四十九年魯人立惠公之子息姑是爲隱公元年始載筆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訖敬王庚申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時因道不行又修詩書詩多存周綴頌商魯書則斷自堯典訖秦誓書卽左史之言春秋卽右史之事而今皆尊之爲經蓋聖人法天尊道以垂教豈學徒能贊一辭哉惟司馬遷式尙書起堯典作五帝本紀實黃帝高陽帝譽堯舜而三皇覺夢存亡之世則不書訖天漢而止左邱明依春秋爲傳典則溫麗今並稱左馬膾炙儒林矣自是班固前漢書詳整有

法度可與龍門差次稱盛范曄後漢書詞語溫潤雖大樸微散尚燦如可觀以後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十九史汗牛充棟僅紀錄當時之名迹耳然皆分部揚鑣各依朝代求折衷於孔子之尙書春秋自黃帝八年訖今七十三甲子集成爲帙俾四千餘年人事若指諸掌則曼戛乎難哉惟宋元豐七年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參攷羣書評其同異上起周威烈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下訖五代蓋光與劉邠劉恕范祖禹及子康所編集光自出知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合三百五十四卷然避續春秋之嫌不敢緊接獲麟敬王庚申後尙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三十有八年攷王立十有六年乙卯崩威烈王丙辰立至戊寅冊三晉垂七十年矣朱考亭熹就資治通鑑爲綱目綱師春秋目彷左傳褒貶極其嚴正而楊慎丹鉛總錄云綱目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朱子手筆故文辭遜於資治云然馬班已降世會自不能爲先秦兩漢但論義例主意文辭焉可求備哉至威烈以前夐邈秦古五代以後更歷宋元皆出於通鑑綱目之外非有徵信何以流傳幸京兆劉恕

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止周共和蘭谿金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止威烈宋則丹稜李燦有續資治通鑑元則四明陳涇有通鑑續編至我明商素庵輅有續編宋元綱目而萬曆間權李袁君黃世稱了凡先生者高第甲科爲郎司馬門枕經藉史補誠河漢和合諸公之所纂紀聯集涑水考亭之前後名曰歷史綱鑑補刪煩就簡事備而文約曰紀曰編曰鑑曰綱曰目歎識攸明乃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曰經曰傳冠履無倒更以己意爲斷立論多奇不盡落宋儒蹊徑比於蘇紫溪濬李九我廷機之刊行於世者似覺有進焉者矣嗚呼作史貴擅三長讀史尤須獨見鴻荒以來循蜚因提禪通疏訖諸名氏或繇子書寓言而談天紀歷強半謗謫荒唐事受曖昧之誣功成罪過之案南董以後多曲筆公穀以外有深文冠圜冠襟大紹以喉脣持橐尙論千古者必格物窮理參以識力而後齊諸碑官有所衷噴室徂邱不待闢而自服矣修道立教法天之兩露雷霆以勸懲萬世此願學孔子者之責也

賜進士第正治上卿資德大夫太子少保禮戶兵刑四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南昌熊明遇撰

原序一

史者一代之成書實萬禪之公論公論者善其善惡其惡是是非非一定之衡也一代書成而公論不盡歸之龍門茂林曠世鉅筆說者譏其記繁而志寡要其書之堅潔整贍有非蔚宗所逮者下此惟廬陵五代史凌燦古今子瞻猶短其作傳有漏況十九史紛紛籍籍文成而義不屬者夥邪稽古史卽經也尙書之文是也自堯典至秦誓世數缺有間矣孔子刪之曰式訓來世文不必備云爾周衰孔子從平王四十九年值隱公元年作春秋本魯史也魯前此無史乎筆削訖二百四十二年蓋聖人若是其慎也況春秋未作暨絕筆之後列國非無記注自日尋干戈若存若亡迄於秦火遂茫不可跡而春秋焰而猶存此誠大聖人公論不可滅故史也而尊曰經與尙書並傳云自秦以來大義蔑如迄宋涑水司馬光輯資治通鑑歷十九年而成書起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訖五代其中自周敬王庚申至威烈王戊寅七十餘年不續蓋獲麟以後不復有作者涑水以意承之而義不敢當故闕如也考亭朱子熹因通鑑爲綱目黜魏帝漢義例嚴正真是非不謬於聖人善乎劉永新之言曰尙書言紀傳春秋著編年

溫公取尙書之紀傳史約之以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通鑑綱目是爲尙書春秋之子孫者審此則公論欠定讀史家舍通鑑綱目其孰從而求之惟時爲涑水所辟有京兆劉恕著通鑑外紀起三皇訖周共和厥後有蘭谿金履祥著通鑑前編起陶唐止威烈京兆爲蘭谿所譏刺以自堯而上輕信百家併可傳者悉削不錄此則太古載記無繇聞知於史之體蓋闕焉後此如宋丹稜李燦有續資治通鑑元明州陳檉有通鑑續編我明淳安商輅有續編宋元綱目是皆有以足涑水考亭所不逮余生也晚竊有志於史學於是綜集歷史削繁就簡辨誣存真而一以涑水通鑑考亭綱目爲歸前乎威烈採之京兆蘭谿補其缺後乎五代因之丹稜明州淳安續其終大要以綱爲主而鑑與目爲附紀與編其前列者也搜討參訂羣書悉攷勒成一編名曰綱鑑會纂誌備也嗚呼通鑑綱目不作則尙書春秋之旨漸微習春秋者進而通乎尙書習尙書春秋者推而及於綱鑑讀綱鑑者迥而歸於尙書春秋自古迄今帝王卿相聖賢愚不肖衰鉞較著公論不移其爲義也迺足以立治非治治也治亂也請以是編爲涑水考亭之附庸也可至史斷之辭濫

不收美不遺期於詳確而止管窺間附當更俟諸公論焉

瑯琊鳳洲王世貞撰

凡例

一袁王綱鑑初爲櫺李袁黃所著名曰歷史綱鑑補其後瑯琊王世貞更參訂羣書彙爲一編名曰綱鑑會纂至清人復合兩家之書刊行於世名曰袁王綱鑑合編

一本編體例仍照原書分綱目鑑三種以年爲經以事爲緯自周威烈王以前及宋元以後涑水通鑑考亭綱目俱未之載則酌用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劉道源之通鑑外紀以開其端陳子樞之通鑑續編商素庵之宋元綱目以紹其緒末復殿以明鑑綱目十六卷增編清鑑綱目十六卷以補袁王舊本之未備成首尾一貫之完書

一周自平王東遷而後至於威烈事莫備於春秋本編雖不能悉載而關於會盟征伐之大已見春秋者則仍用春秋原文以嚴筆削一紀事必提其綱其中亦有無綱而僅列鑑與目者非漏略也以大義已具於目與鑑之中一覽昭然不必先贅其目與鑑有爲鑑之所無者則標目字有爲目與鑑同者則標鑑字因通鑑在綱目之先考亭特沿用涑水成文故賅之以鑑也

一依綱鑑定例凡關於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之賢否土地人民之分併與夫政治制度之沿革文化經濟之變遷凡足以資觀摩而昭鑑戒者則備書之其餘無補與世教民彝者悉置弗錄示不以細行瑣故而溷正史也

一編次于支標於年事之上爲綱目定例但高辛以前無甲子可紀則紀自唐堯甲辰始至唐虞稱載夏稱歲商稱祀周以後稱年則皆隨時代而書不相因襲

一綱目於歷代紀年之際凡正統則用大書非正統則用分註其界最嚴本編亦仍其例惟有未改歲而事涉兩朝如元明之間則用一年兩系之例以存其統其有土地分裂而各爲系統如南北朝者則於綱上各冠朝名以示區別

一綱目於命官時惟宰臣皆書餘官非有故不書今沿其例凡宰臣之拜免及卒皆書餘官黜陟及名賢生卒有關政教者亦以特書例書之一凡一事而首尾相距頗遠者若前後皆爲立綱雖起訖自明而尋檢非易今皆循其事之本末酌行總敍或於初見一條備言其終或於最後

一條追敍其始以資貫通

一史斷自兩漢而下以及先儒論撰有裨史學者不憚詳搜博采以冀折衷一是惟其中腐者去之粹者存之或錄全篇或採一節各載姓名於上俾便觀摩而資研習

一專制時代之習慣於人民抵抗官吏者往往目爲盜匪如聶政之刺韓相綱目竟書爲盜斯皆有乖正誼茲特悉加釐正

一歷代輿地不可不知郡縣分合古今沿革悉按現在疆域詳爲註明至文中有字句難明者則酌加音釋訓詁務使明白了解藉便初學

一本編竭個人心力增修刪訂雖詳加蒐討而時間匆促疏漏舛誤在所不免當世 宏達幸賜匡正

附告 本局另編清鑑綱目十六卷賡續出版 按史家慣例遠略而近詳本書編至明末爲止對於滿清入關二百六十九年事跡一無紀載殊爲缺憾茲特增編清鑑綱目十六卷銜接明鑑綱目之後賡續出書是書自太祖開國起至宣統遜位止事必求詳語皆徵實參攷之書

達六十餘種除東華錄皇朝三通及大清會典等官書外餘皆名人所撰可信之書編撰歷數年之久始克於成全書凡四十餘萬言綱目簡明評註審慎體例謹嚴取材宏富使有清一代家國興亡政治得失悉瞭如指掌今付梓問世俾研究國史者得窺全豹此又本局對於讀者諸君作區區貢獻之微意也

讀綱鑑要法

朱子曰司馬文正公編資治通鑑及目錄胡文定公脩舉要補遺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又曰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整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繁冗耳

李方子曰朱子綱目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決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

尹起莘曰先生書法有正例有變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義固可見若其變則善爲可法惡爲可戒者皆特筆書之如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去宋而書曰晉士揚雄在漢而書曰莽大夫在一統之時而以分注其年武氏改號光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

論讀史
致知之
要

皆變文見意者也。其間微辭奧義，有不可得而偏舉者焉。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紀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要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如何？是一學也。

朱子曰：程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則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又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又曰：明道先生看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

讀史當
思身處
其事遇
世變

呂東萊曰：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亂，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事，當作如何處置？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高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蘇東坡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鑒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崇經術，褒尙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